

## • 理论研究 •

命门学说理论框架变迁及其原因的历史考察<sup>\*</sup>王维广 陈子杰 王慧如 梁艳 翟双庆<sup>#</sup>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系 北京 100029)

**摘要:** 考察命门学说的历史,分析命门学说理论结构,探讨命门学说兴衰原因,进一步探讨中医临床实践对中医理论发展的影响。命门学说兴于明代,衰于清代,在现代统编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处于边缘地位。其兴起源于对阐述生命原动力及动力机制的需求,并以宋明理学为核心基础构建;其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命门学说自身的存在缺少实证基础。现代处于边缘位置,主要是有两个特点:第一,在介绍命门学说的章节中,缺少命门学说原本的理论框架;第二,出现了以命门学说理论框架部分结构构建的新概念,即以“动力—肝、心、脾、肺、肾”这一结构重新构建新的概念。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肝主疏泄的理论构建上,其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主流思想的改变,使命门学说的核心结构与核心理论的结构存在差异,相互排斥,使得命门学说原本的问题被放大;第二,对生命动力及原动力的解释是中医理论不可缺少的部分。厘清这一点,对中医脏象理论研究和中医临床实践都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命门学说;理论构建;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 R221.09 doi: 10.3969/j.issn.1006-2157.2016.08.002

Theoretical framework changes of Life Gate Doctrine<sup>\*</sup>WANG Weiguang, CHEN Zijie, WANG Huiru, LIANG Yan, ZHAI Shuangqing<sup>#</sup>

(School of Preclinical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CM clinical practi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CM theories by the way of studying “Life Gate (mingmen) Doctrine”, including its history,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the reason for its vicissitude. The rise was in Ming Dynasty and fall was in Qing Dynasty,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Foundamental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 unified compiled teaching book. In Ming Dynasty, Life Gate Doctrine originated from the requirement of interpreting the life-propelling force and the force mechanism, and was established with Neo-Confucianism as its central foundation. But for the reason of lacking practical ground, the doctrine declined in Qing Dynasty. In *Foundamental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ife Gate Doctrine was not original, but a new one based on parts of the original framework of “life-propelling force—liver, heart, spleen, lung, kidney viscera-organ”. The changes reflecte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liver controlling dispersion” due to two causes: the changes of mainstream thoughts induced the difference of central structure and central theories, which were mutually exclusive in Life Gate Doctrine whose inherent problems were magnified; through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fe-propelling force” was indispensable for TCM theory. In a word, it is undoubtedly significant to study TCM Viscera-Organ Theory and improve clinical practice based on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of Life Gate Doctrine.

**Keyword:** Life Gate Doctrin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王维广,男,在读博士生

<sup>#</sup> 通信作者: 翟双庆,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黄帝内经》研究, E-mail: zsq2098@163.com

<sup>\*</sup>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No. 2013CB532001)

自明代以来,命门学说一直是中医理论的重要内容。近代对命门学说的认识主要认为命门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其产生的动气输布一身上下,维持命门与脏腑的功能正常。如秦伯未亦指出“命门为生命之根,包括真阴真阳,产生动气,通过脏腑、经络、达脑、通骨髓、走四末、温皮肤腠理等,在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活动上,起着主导的作用。”为此,从理论结构的角度看,命门学说的基本结构为“命门—水、火、阴、阳—肝、心、脾、肺、肾”。为探讨临床实践对中医理论发展的影响,专门考察命门学说的历史,分析命门学说理论结构,探讨命门学说兴衰的原因。厘清这一点,对中医脏象理论的研究和中医临床实践都有积极意义。

### 1 命门学说之兴

命门学说兴于明代,经赵献可、张介宾、孙一奎、陈士铎的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宋以后主流的脏腑理论学说。其理论构建源自对阐述生命原动力及动力机制的需求,其理论构建的核心基础为宋明理学。

#### 1.1 命门学说兴起过程

命门一词,最早见于《灵枢·根结》:“太阳根结于至明,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这里的命门主要指“目”,其后《难经》中提出“左为肾,右为命门,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在此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命门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命门学说的兴盛主要在明代,主要的代表人物为薛己、赵献可、张介宾等人。薛己作为两代御医,并进而为太医院使,由于他的地位及巨大的影响力,推动了命门真阴真阳学说的形成。12世纪便成为命门学说讨论的高潮<sup>[1]</sup>。到17世纪,经赵献可、孙一奎、张介宾、陈士铎等人的发展,命门学说成为当时医学理论的核心内容。黄宗羲曾指出“20年来,医家之书盛行于世者,张介宾《类经》,赵养葵《医贯》。”章虚谷亦曾指出“或曰:尝见诵景岳者,其门如市。”

赵献可,明代著名医家。《浙·江通志》中记载“好学淹贯,尤善于《易》,兼精医。”赵献可以命门真水真火立论,其著作《医贯》。赵献可据理学“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的观点,认为人身之太极为命门,即“先天水火,原属同宫,火以水为主,水以火为原,故取之阴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阳者,水中寻火,其明不熄”。同时以命门为基础,重新构建五脏六腑的关系,“肾无此,则无以作强,而技巧不出矣;膀胱无此,则三焦之气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无此,则不

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胆无此,则将军无决断,而谋虑不出矣;大小肠无此,则变化不行而二便闭矣;心无此,则神明昏,而万事不能应矣。正所谓主不明而十二官危也”。并以“走马灯”阐述命门的功用,即“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

张介宾以太极理论阐述命门,《类经》中曾论述到“太极者,天地人之心也,即所谓性命也”。他认为天和入皆有太极,都为命门。天的太极是“命门为北辰(北斗星)之枢,司阴阳之柄”。人的太极则是“命门居二肾之中,即人身之太极,由太极生两仪,而水火具焉,消长系焉。故为受生之初,为性命之本”。以命门阐述人体生命的机能。如《景岳全书·传忠录》中所言“命门有火候,即元阳之谓也,即生物之火也。”《景岳全书·求正录》中所论“故五液皆归乎精,而五精皆统乎肾,肾有精室,是曰命门,为天一所居,即真阴之府,气由此而化。”作为医学大家的张介宾对当时的医学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1.2 命门学说的构建需求

命门学说的构建主要源于医学理论体系必须要阐释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及动力机制。对阐述生命原动力及动力机制的需求,是命门学说形成的重要内在动力。

宋以后,主流学说从两汉经学转变为宋明理学。在这一阶段,在两汉经学基础上建立的,以天人合一为基础阐释生命原动力的运气学说,由于与主流的哲学思想存在差异,受到了巨大冲击。金元时期,医家解决医学体系和主流思想之间的失调所使用的方法大多是采用新视角对旧医学体系进一步的解读。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新理论以说明生命的原动力及动力,如刘完素的“六气皆可化火”说、李东垣的“阴火”“相火”理论。例如朱丹溪,采用太极图说构建的“相火—肝肾”之间的关系,即“司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可见,金元时期开始,医家迫切地需要一个与主流思想结构相同的学说以阐释生命的原动力。

明清时期,以理学结构构建的命门学说,与国家政权和主流思潮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为此,明清时期的医家多用此说解释生命的原动力及动力的问题。如魏荔彤提炼了各家的共同要点,提出了“命门主寿夭”,作为虚证的内因;陈修园在《医学实在易》中指出“后有幽门前命门之语,言命门为人之

生命处”；孟庆云<sup>[1]</sup>亦指出“明代李氏曾为所著方书命名为《免疫类方》……又思考到人体生长化收藏的原动力问题。”

### 1.3 命门学说的构建基础

命门学说中各个概念的内涵不尽相同,如命门的位置、真水、真火等。从框架的角度看,命门学说的基本结构可以归纳为“命门—水火阴阳—肝、心、脾、肺、肾”。从这个角度看,命门学说的结构与理学中的《太极图说》的结构基本相同。所以认为,命门学说理论结构的构建基础来源于理学的《太极图说》。

命门学说“以孙一奎、张介宾、赵献可三家之论最为卓著,据此后世称他们为温补学派或称为命门三家”<sup>[1]</sup>。孙一奎的主要观点是“命门乃两肾中间之动气,非水非火,乃造化之枢纽,阴阳之根蒂,即先之太极。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张介宾的命门学说主要认为“故五液皆归乎精,而五精皆统乎肾,肾有精室,是曰命门,为天一所居,即真阴之府,气由此而化”。赵献可的命门学说认为“对脐附脊骨,自上数下,则为十四椎,自下数上则为七椎。《内经》曰:七节之旁有小心,此处两肾所寄,左边一肾属阴水,右边一肾属阳水,各开一寸五分。中间是命门所居之宫,即太极图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窍,即相火也;其左旁一小黑窍,即天一之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

宋明理学的阴阳观念作为新知识逐渐被引入医学中,宋以后的医家开始使用理学的阴阳观解释医学问题。如孙一奎所论“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所谓一体者,太极之理在焉……皆不能外乎阴阳。阴阳异位,动静异时,皆不能离乎太极……此太极之理,则日用动静之间,皆当致夫中和,而不可须臾离也。”再如张介宾论述阴阳,“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天生于动,地生于静,故阴阳为天地之道”。同时,医家不再仅仅是应用阴阳对已知的医学现象进行分类。如张介宾论述到“有是象则有是理,有是理则有是用”。可见,阴阳的应用已经向研究医学现象的功用转变。正如朱伯崑<sup>[2]</sup>指出“象,指阴阳体象;理,谓变化之道,即阴阳变易之理;用,指功用,如阳主热,阴主寒等。”

## 2 命门学说之衰

命门学说的衰落起于清代。这种衰落,主要体现在清代医家对命门学说理论体系中的问题进行批判,并运用更适于临床使用的温病、伤寒体系来弥补命门学说中的诸多问题。

### 2.1 清代医家对命门学说的批判

清代医家对命门学说的批判促使命门学说由盛转衰。命门学说的由盛转衰始于清代初期经典杂病派的出现。代表人物有喻嘉言、张璐、徐灵胎、尤怡、沈金鳌、陈修园、费伯雄等。近代亦有遵从此说之医家,如曹颖甫、章次公、施今墨、岳美中、赵锡武。这一学派的出现促使医家对命门学说进行反思,在这种思潮下,命门学说逐渐由盛转衰。

这一学派的医家大多排斥命门水火等金元以后的学说。如徐灵胎认为“自宋以还,无非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其一病之主方主药,茫然不晓,亦间有分门立类,先述病原,后讲治法,其议论则杂乱无统,其方药则浮泛不经,已如云中见月,雾里看花,仿佛想象而已,至于近世,则惟记通治之方数首,药名数十种,以治万病,全不知病之各有定名,方之各有法度,药之各有专能,中无定见,随心所忆,姑且一试,动辄误人,余深悯焉。”徐灵胎亦强调“专治一病为主方,如一方而所治之病甚多者,则为通治之方”,“随证拣用,变而通之,全在乎人。”

再如尤在泾在《医学读书记》中倡导古医学,即“夫治病犹治国也,治国者必审往古理乱之事迹,与正治之得失,而后斟酌之以时,酌之以势,而后从而因革之。治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机宜与治疗之方法,而后合之气体,辨之方土,从而损益之。盖未有事不师古而有济于今者,亦未有言之无文而能行之远者”。再如陈修园亦认为“医门之仲师即儒宗之宣圣,凡有阐扬圣训者则遵之,其悖者则砭之,障川东流,功在吾辈”。

### 2.2 命门学说存在的问题

从理论框架的角度看,命门学说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其构建的核心缺少实证基础。具体而言主要分为两点:第一,命门学说的核心构建基础《太极图说》缺少实证基础;第二,命门、真火等生理名词缺乏实证基础。

汉唐论述过阴阳二气的来源,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提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然而并没有论述阴阳二气生成的机制。正如郑万耕<sup>[3]</sup>指出“汉唐……只是讲太极元气分化为阴阳二气……但都未讨论太极元气怎样分化为阴阳二气的问题”“经过周敦颐、张载、朱熹、王夫之等人辩论,逐步解决了太极如何生出阴阳二气”。如《太极图说》所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

阳,两仪立焉。”《太极图书》来源自《无极图》,太极图“是汉朝的河上公作的……原名为《无极图》。……这个图原来是从下面看起,自下而上。……周敦颐得到这个图,就把对这个图的看法颠倒过来。不是从下往上看,而是从上往下看。又把每一个圈的名称改了。并把这个图的名字改为《太极图》”<sup>[4]</sup>。从《太极图说》的来源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其确立的理学世界图像缺少实证基础。

以《太极图说》为基本构架的“命门—水火”模式,其中命门、真火、真水等名词的实证基础历来是讨论的焦点。探讨命门、真火等概念的内涵,成为明代至清初时期医家着重阐述的焦点。例如张介宾的两肾俱为命门,赵献可的两肾之间为命门,孙一奎的命门为肾间动气。张介宾认为命门位置“总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故“命门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宝”“子宫之下有一门,其在女者可以手探而得,欲人名为产门,只在男者,于精泄之时,自有关阑知觉,请问此为何处,客曰:得非此即命门耶?曰:然也”。《医学入门》则认为右肾为命门,即“命门下寄肾右……配左肾以藏真精”。《医学正传》则认为“两肾总号为命门”。《医贯》则提倡命门在两肾之间,即“命门在人身之中。对脐附脊骨。自上数下。则为十四椎。自下数上。则为七椎”。从这些医家的争论之中可以看出,命门理论缺乏实证基础。

### 2.3 清代医家对命门学说的修补

清代的主流思想仍然是理学,在这种思想的支撑下,清代医家仍然承认命门学说的合理性,并对命门学说产生的问题加以修补。以命门为基础的明代医学理法方药体系具有极大的思辨性,这种思辨性造成的结果是临床应用的不确定性。清代医家试图通过确立伤寒体系及温病体系的权威性以解决此问题。

清代医家,以确定的温病诊治体系及乾嘉学派的伤寒诊治体系,来应对命门学说在临床应用中的不足。例如叶天士在《景岳全书发挥》中论述到:“此书独以先天水火阴阳、命门真阳立言,说得天花乱坠,敷衍成文,以炫人耳目,毫无实际工夫。治病惟以扶阳温补为常技,将河间、丹溪之言为后学之害而深辟之,其治病述古中仍述二家之言以垂后世。既云读其书终身受误,景岳何必述其言而误终身耶?可恨,可耻。古人云:用药如用兵者。宜随机应变,活泼泼地无执滞之譬也。此书竟将杜撰新方,分为八阵,执方处治,大胆用药,每称奇妙,如临阵相杀之

谓宜乎?用新方而误人者多矣。古方已多,何不竟将古方圆融通变以治病,何苦又立新方以炫人乎?”

陈修园在《医学从众录》中论述到“医者学本《灵》《素》,通天地人之理,而以保身,而以保人,本非可贱之术。缘近今专业者类非通儒,不过记问套方,希图幸中,揣合人情,以为糊口之计,是自贱也……而工于欺人之术者,别户分门,遂多簧鼓。而余之汲汲苦心,终为未逮也。余观近今医士,不学人无论,有能读薛立斋、王金坛、赵养葵、张介宾、张石顽、李时珍、李士材、喻嘉言八家之书,即为不凡之士,尚可与言。盖此八家虽未能合《内经》之旨、仲师之法,而书中独得之妙,亦复不少。兹且就世俗所共奉者,采其名言,录其方治,约数十万而取其一二方,约数百言而括以一二言。即间有以误传误与主张太过之处,复参他氏,斟酌归于至当。颜曰《从众录》,简便易知,颇切时用。是即向之所谓医医者,知其受病已深,正治则拒格不入,不若从治之为得也。”可见,清代医家讨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应用温病、伤寒等体系,制约命门学说过于思辨的弊端。

### 3 命门学说的边缘化

命门学说理论内容在全国统编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以下简称统编教材,某版教材)中处于较边缘化的位置。其特点主要为:第一,在介绍命门学说的章节中,缺少命门学说原本的理论框架;第二,教材中出现了以命门学说理论框架部分结构构建的新概念,即以“动力—肝、心、脾、肺、肾”这一结构重新构建新的概念。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肝主疏泄的理论构建上。

#### 3.1 教材命门章节内容中缺少命门学说原本的理论框架

从全国统编教材1~9版中可以看出,从第3版开始,命门章节内容中缺少命门学说原本的理论框架,更多的是偏于介绍命门学说的争论。第1、2版教材中基本沿用原有的命门学说理论框架,如2版教材认为“肾间动气,既生气之原,乃是五脏六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原”。而《中医基础理论:试用讲义》中没有命门这一章节,将命门产生生命原动力的功用归为了肾脏,缺少了产生动力输布全身的功用。第3版增加了命门一节,但说法仍延续了《中医基础理论:试用讲义》,认为命门产生的是元阴元阳,仍然缺少产生动力输布全身的功用。5版教材主要介绍了命门学说中的诸多争论,并未对其理论及临证思维给予介绍。7版教材

增加了命门功能的阐述,同时也介绍了肾间动气等内容,但并没有介绍命门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及临证诊治思维。9版教材延续了7版教材的内容,对于命门学说的阐述多偏于命门学说的内容及争论。

### 3.2 以命门学说理论框架部分结构构建的新概念在教材中出现

《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出现了以命门学说理论框架部分结构构建的新概念,主要体现在肝主疏泄的理论构建上。

首先,全国统编教材1~9版,5版之后的各版本教材中,肝主疏泄理论结构与命门学说的部分理论结构相同。第1版全国统编教材《内经讲义》,这版教材中肝的主要功能有两个,即“肝为将军之官”和“肝藏血”。第2版是1964年出版的《内经讲义》<sup>[5]</sup>,延续了第1版的说法,肝的主要功能为“肝为将军之官而出谋虑”和“肝藏血”。第5版《中医基础理论》<sup>[6]</sup>中,肝主疏泄主要表现从情志和消化、“疏利三焦,通调水道的作用”3个方面,变成了调畅气机、条畅情志和排卵、月经、排精3个方面。调畅气机又可分为维持气运行、促进消化吸收、维持血的运行和津液的输布代谢。第7版《中医基础理论》<sup>[7]</sup>中当代肝主疏泄理论则变为疏泄主要保证气机的正常运行,进而保证维持血的运行和津液的输布代谢、促进消化吸收、条畅情志、排卵、月经、排精4个方面的正常。这一结构与命门学说的“命门—动气—肝、心、脾、肺、肾”中的“动气—肝、心、脾、肺、肾”相同。

第二,一些医家认为命门与肝的功能是相似的。如秦伯未认为“命门阳气和心阳气相通……命门通于肾脏……命门阳气的温分肉腠理,即是通过三焦来布达全身,……命门与胆的性质既相同。”由于肝与胆相表里,为此,可以认为命门与肝的功能相似。

第三,3版以后,命门学说中缺少的动气功能与肝主疏泄的气机功能基本一致。第3版<sup>[8]</sup>首次运用气和气机概念论述疏泄功能,即“肝主疏泄,主要关系到人体气机的升降与调畅。气机,是人体脏腑功能活动基本形式的概括”。可见在这里肝主疏泄通过升降调畅,维持脏腑组织的功能正常,这与动气的功能基本一致。

### 3.3 命门学说边缘化的原因

造成命门学说在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主流思想的改变,使命门学说的核心结构与核心理论的结构存在差异,并相互排斥,使命门学说原本的问题被放大。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西医的影响下,结构功能及实证主义成为主流思想,结构功能理论成为全国统编教材的主流思想。“结构与功能,是人们熟悉的一对范畴。结构决定着功能,功能在一定条件下仅作用于结构”<sup>[9]</sup>。例如阴阳学说也受到了强烈的影响。孙广仁曾批评到“物质与功能,既不属同类的事物,也不是同类的属性,因而不能区分其何者为阴,何者为阳……物质与功能不在同一层次上,也不具备阴阳的相反性,不能以阴阳来说明”。为此,从理论结构角度看,以宋明理学为基础构建的命门学说与主流思维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看,命门学说缺少实证基础的问题不断被批判。

第二,对生命动力及原动力的解释是中医理论不可缺少的部分。为此,教材中出现了以命门学说理论框架部分结构构建的新概念,即以“动力—肝、心、脾、肺、肾”这一结构重新构建的新概念。3版~7版教材,通过重新构建气机的概念来阐述生命动力的机制。第3版教材中提出气机的概念,即“气机,是人体脏腑功能活动基本形式的概括”;第4版教材则把气机的概念从脏腑功能活动的基本形式的概括转变为“气机泛指气的运动变化,可以说是对人体脏腑功能活动基本形式的概括”;5版和7版教材进一步强调气机是气的运动,不在阐述气机是脏腑功能活动的概括。5版教材论述到“气机,即气的升降出入运动。机体的脏腑、经络、器官等的活动,全赖气的升降出入运动”。7版教材论述到“气的运动,称为气机”,并将气机的论述放在肝主疏泄理论之中。从这一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目前的中医基础类教材对生命动力的阐释,仍然是以命门学说的部分理论结构进行的阐释。为此,在对生命原动力及动力的阐释需求的影响下,现代中医学者以命门学说的部分理论结构构建了新的概念。

### 4 结语

综上所述,命门学说兴于明代,衰于清代,在现代全国统编中医基础教材中处于边缘地位。其兴起的原因源于对阐述生命原动力及动力机制的需求,并以宋明理学为核心基础构建。其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命门学说自身存在缺少实证基础。现代中医统编教材中命门学说处于边缘位置,在介绍命门学说的章节中缺少命门学说原本的理论框架,教材中出现了以命门学说理论框架部分结构构建的新概念,即

以“动力—肝、心、脾、肺、肾”这一结构重新构建新的概念。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肝主疏泄”的理论构建上,其原因主要是主流思想的改变,使命门学说的核心结构与核心理论的结构存在差异,并相互排斥,使命门学说原本的问题被放大。其次对生命动力及原动力的解释是中医理论不可缺少的部分。厘清这一点,对中医藏象理论的研究和中医临床实践都有积极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孟庆云. 命门学说的理论源流及实践价值[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6, 12(7):
- [2] 朱伯崑. 易学哲学史[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5: 374.
- [3] 郑万耕. 试论宋明易学的太极动静观[J]. 周易研究,

2002, 14(5): 16-21.

- [4]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56.
- [5] 北京中医学院. 内经讲义[M]. 上海: 上海科技出版社, 1964: 24.
- [6] 北京中医学院. 中医基础理论[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24.
- [7] 印会河. 中医基础理论[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56.
- [8] 孙广仁. 中医基础理论[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 119.
- [9] 陈向, 陈力. 人类对结构与功能关系认识的历史[J]. 求索, 1984(6): 52-57.

(收稿日期: 2016-03-02)